



玛丽安娜·诺斯

撰文·供图 李昂



重新开放后的玛丽安娜画廊（红砖建筑，与边上的舍伍德画廊连通）

玛丽安娜·诺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家、画家和植物学家。她的名字作为若干物种的种加词一直流传至今，甚至山榄科的一个属 (*Northia*) 都是以其姓氏命名的，不过真正令其名噪一时的还是她笔下的近千幅植物画。笔者近日在邱园有幸参观了重新开放的玛丽安娜画廊，深为叹服，特为文以志。

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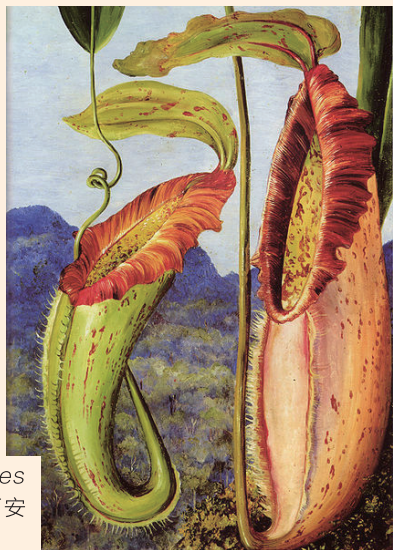
玛丽安娜1830年出生在英国东南沿海黑斯廷斯自治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弗雷德里克是第四代诺斯男爵的幼子，曾长期担任镇议会的议员，母亲则是贝尔维克郡第一代里斯准男爵的女儿。玛丽安娜是母亲第二次婚姻所生的长女。不喜欢学校生活的她没受过多少

正规教育，不过作为富家女，她并不缺少学习机会。早年因为表现出歌唱天赋，玛丽安娜曾学习过声乐。画画也是她的兴趣之一，她先跟两位女花卉画家学习了水彩，后来在画家道林的指导下接触了油画，从此便执迷于这种技法。

除了唱歌和画画之外，受家庭影响，玛丽安娜还经常旅

行。弗雷德里克是个业余博物学者，每到夏季议会休会，他就会带上一家人到欧洲大陆去，领略风土人情，考察自己感兴趣的植物。他们到过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地。旅行期间玛丽安娜都会带上日记本和素描簿，以便记录旅行见闻。

和很多英格兰乡绅一样，诺斯家在伦敦也有住所，在那



诺氏猪笼草 (*Nepenthes northiana*) 是以玛丽安娜·诺斯的名字命名的



玛丽安娜在阿德雷的住宅（纸上油画
24.8×35.3厘米，画于1887年）



巴西的藤蔓植物和蜂鸟（画于1873年）



婆罗洲的野生凤梨（画于1876年）

里居住的时候，玛丽安娜经常跟着父亲造访邱园。弗雷德里克与当时邱园的主任老胡克颇有些交情。一次，胡克给小玛丽安娜摘了束阿美士德花，这种来自缅甸的美丽豆科植物立即让她对热带充满了向往，并从此埋下了一颗将彻底改变她生

活的种子。

就这样，在兴趣爱好和家庭社会关系的引导下，玛丽安娜在旅行和旅行的间隙中学习了音乐、绘画和植物学等。在她25岁的时候，诺斯太太去世了，留下遗言让玛丽安娜不要离开她的父亲。从此她成了家里的

女主人，并且终生未婚。后来，玛丽安娜又跟着父亲到过埃及和叙利亚等地。1869年弗雷德里克在一次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旅行中病笃，回到黑斯廷斯后去世。但是诺斯家爱旅行的传统，在玛丽安娜身上发扬光大起来。她孤身一人环游了世界，带着画笔和画板四处追索美丽的植物。在14年中，进行了8次长途旅行，将足迹踏上6大洲，创作了近千幅作品。不过，也许是因为长期的旅途劳乏，她从1880年起就一直深受类似神经官能症的困扰，经常表现出焦躁和情绪不佳，身体也渐渐垮了下来。1886年，玛丽安娜在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的阿

德雷住下，结束了她传奇的旅行生涯。她在那里继续作画的同时撰写了回忆录，并培育了一座美丽的花园来吸引人们对植物的兴趣。1890年8月，玛丽安娜在阿德雷病逝，时年59岁。她去世后，妹妹凯瑟琳整理出版了她的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a Happy Life*。

旅行

玛丽安娜深受其父的影响，1869年弗雷德里克去世后，正是旅行和绘画帮她度过了悲伤的日子。因为继承了大笔遗产，所以玛丽安娜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很多常人不敢想象的行程。当然，过人的胆识也是深入那些荒野之地的必备条件。要知道，在维多利亚时期，旅行（尤其是到婆罗洲等人迹罕至之处）还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特别是对一个单身女子来说。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玛丽安娜曾经带着她的女仆一起去了趟西西里岛，但是她并不喜欢女仆的陪伴。两年后，40岁的她索性卖掉了黑斯廷斯的房产，抛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独自走进地球的各个角落，用画笔记她见到的美丽植物。

她的第一趟远行到了加拿大、美国和牙买加。回到英国短暂休整后，玛丽安娜去了巴



玛丽安娜所绘沙捞越大君的官邸



玛丽安娜在斯里兰卡时，由女摄影师卡梅伦拍摄的照片

西，一呆就是8个月。在那里她终于实现了从第一次见到阿美士德花时起就怀着的梦想——“到一个热带国家去，在自然而繁茂的生境中画那些特有的

植物”。她在巴西住窝棚、钻丛林，完成了100多幅作品。

1875年，她筹划了一次经美国到日本的旅行。在美国，她去了约塞米蒂斯山谷和加州其



巴西西番莲（画于1873年）



西西里岛的纸莎草（画于1870年）

他的一些地方。当看到伐木者砍倒巨大的红杉树时，她伤心极了。在日记中她写道：“一想到数百年中野蛮人和动物都未曾破坏的宝藏在几年里就被所谓的文明人糟蹋了，真是让人心碎。”日本是她到的第一个东方国度，稻田、茶园、银杏树等都让她感到新奇。她到了神户、东京、大阪、京都、琵琶湖、横滨等地，并且很想在日本一直呆到次年夏天。但是严重的风湿热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定到一个暖和些的地方去。

玛丽安娜取道香港前往新加坡，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猪笼草，尝到了榴莲。在海峡殖民地总督泽维士爵士的介绍下，

她认识了沙捞越的第二代白人 大君布鲁克，并且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布鲁克夫人的回忆录里用了一整章记述她的来访，她描述了“穿着无跟威灵顿靴和小短外套”的玛丽安娜，敏捷地在泥地和烂木头中间跳跃穿行，很快就适应了婆罗洲的丛林，“好像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样”。在沙捞越，玛丽安娜发现了一种当时所知最大的食虫植物，后来被邱园的第二任园长小胡克命名为诺氏猪笼草。

1876年玛丽安娜途经爪哇和斯里兰卡返回英国。爪哇是植物学家的天堂，在火山之间生长着的绚美植物，让她觉得比在巴西、牙买加或沙捞越看

到的景象更为壮丽。斯里兰卡的椰子和竹林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冠以印度女皇。同年，玛丽安娜在伦敦展出了她的部分作品，不久，也前往印度，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多。1877对印度来说并不是个好年景，由于洪水和饥荒，很多时候玛丽安娜都没法按计划出行，但她还是走了不少地方。从杜蒂戈林登陆后，她首先去了印度教的圣地马杜赖，走访了印度南部的5~6个古城；然后坐船到孟买，以之为根据地，探访了马泰兰高地、纳西克城和埃洛拉石窟等名胜古迹。1878年3月，玛丽安娜坐

印度南部的红睡莲（画于1878年）



印度榄仁树（画于1870年）

火车来到印度中部的贾巴尔普尔，拜谒了泰姬陵。在印度中部旅行期间，她得了重病，发烧不退，只好前往耐尼塔尔山城休整了一段时间。在印度北部山区，英国殖民者建立了很多避暑的小山城，著名的大吉岭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区气候宜人，植被也很有特色，分布了不少邱园的工作站，因此是玛丽安娜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在印度时，她差不多每两天就完成一幅画，作品超过了200幅。回到伦敦后，她租了一间画廊，将这些画展览了两个月。由于展出的效果非常好，玛丽安娜开始考虑给她的画安置一个永久的家。她向胡克提议将画作捐给邱园，并自己出资在园里盖一座画廊以便布展，胡克同意了。

1879年，玛丽安娜的画廊才开工，她就听从达尔文的建议，跑到大洋洲去画植物了。回来的时候还走访了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并在1880年第二次去了巴西。1882年，画廊正式对外开放后不久，她去了南非和塞舌尔群岛，并在那儿发现了一个植物新属。到了这次旅行的后期，她的身体变得很糟。尽管如此，她还是在1884年去了智利。

应该说，是旅行成就了玛丽安娜的画家、植物学家之名，而旅行本身也是她的重要成就

之一。上流社会的出身让她在旅行中得到不少便利，她在英国的友人经常给她介绍旅伴和住处。因为持有位高权重之士写的引荐信，在各地的公使馆，她总是能受到很好的招待。在爪哇，执政官特意批了手谕，要求地方官员和土著沿途给玛丽安娜提供食宿。在斯里兰卡，她被安排住进爱德华七世当威尔士亲王时住过的房间。当玛丽安娜来到印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名气了。她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识，因此在孟买，当她穿着已经破旧的黑丝裙，被迫出席总督府的舞会时，吃惊地发现在400多名宾客中，总督竟然给予她特

别的礼遇，亲自领着她四处参观。与邱园的联系对她也颇有助益，她可以随意出入邱园在海外的站点，向他们的专家寻求帮助。

不过，这当然不是说旅行总是舒适和愉快的，有时候她不得不住进四面漏风的茅屋，乘坐各种简陋的交通工具，忍受病痛，并应对语言不通的当地人。玛丽安娜是个很好的骑手，在爪哇她经常骑马，但是陌生的坐骑给她出过很多难题，有一次她甚至被甩了下来。在中东，她还遇上过抢劫。这些困难和问题是19世纪的旅行者大都会面对的，玛丽安娜的卓越之处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独自坚持了将近14年这

样的生活，并从中产生了近千幅传世佳作。

作品

玛丽安娜一生的画作在千幅以上，邱园的画廊收藏并展出了832幅她在旅行期间创作的纸上油画。她像现在人们使用相机那样，用画笔记录看到的東西。当时其他的植物画家在野外大多只做素描，而玛丽安娜的作品则以其生动的色彩鹤立鸡群。她画的很多植物，在当时都鲜为人知，并且她经常将其自然生境一并绘入，在照相术尚未成熟的当时，这些画成了重要的植物学记录。有时，

牵牛花



夹竹桃



她的画中也出现一些鸟类、昆虫、鱼或其他物种，据统计，她共画过727属、1 000多种动植物。画的尺幅从几个到几百平方英寸不等，她按照地区将其满布在画廊的墙上，给人以五彩缤纷的视觉感受。

所有看过玛丽安娜作品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相对来说，她在艺术史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有关植物图谱的专著中，她也只是被简单地提及。学界对她的忽视，原因可能在于她的画一方面不能被归入当时任何一种艺术流派，另一方面虽然很像植物图谱，却又不符合这类绘

画的学术传统。有批评家称她的画技法熟练，但是十分匠气。其明艳的色彩也受人诟病，用当时印度总督夫人的话说，“她的设色看起来很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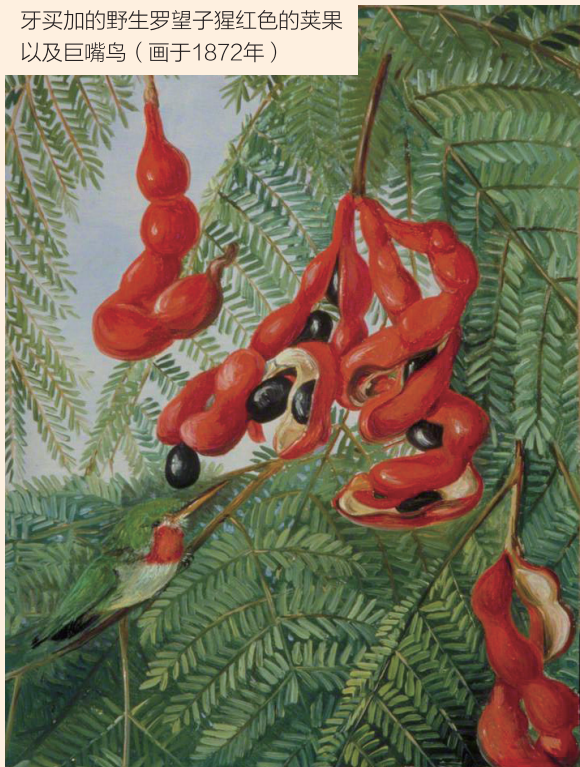
艺术品的审美意义受时代潮流和各人品味等影响，浮动很大。对玛丽安娜的画，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其中的科学内涵。

虽然她的画在形式上不符合已经确立的植物图谱模式，油画这种表现方法，在精细度上也不及水彩和铅笔，但是其画作的准确、写实是不容置疑的。她的植物画有种拟人化的倾向，就像一幅幅画像。画中的植物都带着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具体特

征，而不是像图谱那样一般化、概括化。例如，被昆虫咬食而残破的叶片也被保留在画面上，就像照相机拍摄的一样。

事实上，一开始玛丽安娜的绘画对象并没有集中在野外植物，她在地中海旅行期间的作品很多都是城市建筑。不过到美洲之后她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植物，并且立志要尽可能多地画出各个地区的代表类型，至少在“目”这个等级上要覆盖全。这也是达尔文鼓励她前往大洋洲的原因，显然如果缺了这一部分，她的画就势必不能反映世界植物的整体面貌了。在这方面植物学家赫姆斯利给了她

牙买加的野生罗望子猩红色的荚果以及巨嘴鸟（画于1872年）



露兜树的成熟果实和一小枝檀木（画于1870年）





紫藤树下远看富士山（画于1876年）

很大帮助，甚至还给她画中的植物做了名录。

另一方面，玛丽安娜还尤其注重表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画那些植物“在家里的样子”，这就赋予了她的画超出植物图谱的科学内涵。这一点，很可能也是受达尔文的影响，例如在她对兰科植物画像中，几乎总是伴有传粉的蝴蝶。她还画过很多食虫植物，大部分是在1876年，即达尔文出版《食虫植物》一书的第二年。当然，这也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间的巧合，当时她正好旅行至东南亚这一食虫植物种类丰富的地区。

总之，玛丽安娜本人对其画作的科学性相当重视，当时也颇有一些采集家跟着她的足迹，依据她的画和记录寻找新奇的植物。

除了画作之外，她的旅行笔

记和自传也在其去世后经整理出版了。前两卷于1892年，包括她的生平和1871年起她独自旅行的经历；第三卷于1893年，补充了之前她与家人一起旅行的记录。从她的笔记中可以看出，玛丽安娜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对所到之处也有着真切关心。她经常为殖民地的英国人对原住民的漠视感到痛心疾首。虽然当她将美洲土著称为“野蛮人”的时候，未尝不是带着作为“文明人”的傲慢和殖民者的优越感。

玛丽安娜生活在一个女性追求解放的时代，她的绘画启蒙老师之一就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不过她并没有跟着参加女权主义运动，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追寻自由并实现自我价值。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有产阶级女性来说，绘画和植物学都是值得提倡的爱好，但她并不被鼓

励以此为事业。很多妇女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科学活动中，但是男性科学家们对她们的态度是复杂的。玛丽安娜是其中的幸运者，她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其艺术天赋、家庭环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都密不可分。

玛丽安娜创作的初衷是简单的，她只是想画下那些让她感动的美丽生物，不过不同的观众从中看到的，除了新物种、生存竞争，或许还有大英帝国的荣耀等等。1882年她的画廊开幕时，赫姆斯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她“独力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博物学调查”，事实上，她的笔记、画作和标本至今仍是植物学研究的宝贵材料。而她的画廊，也还像一百多年前那样为人们提供着视觉的飨宴。■

（责编 桑新华）